

WANGXIAONISANWENSUIBIXILIE

湖南文艺出版社

目击疼痛

王小妮散文随笔系列之一





90180188

目击疼痛



R4123/02

目击疼痛

王小妮 著

责任编辑：萧 元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199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20,000 印数：1—5,000

简易精装：ISBN 7-5404-1912-1
I·1516 定价：11.6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前言 我看到的疼痛

王小妮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时刻在“看”着,这看,非常容易被忽视。

一部电影拍出来,它把人请到专门的场所,去看那编排出来的动人故事。只有在拿到一张票的时候,人们才说:我要去看电影了!

人只有被提醒,才想起使用自己的眼睛。万物,它永不言谈,永不出示票据。所以,人人都生了眼睛,但熟视无睹。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了一位柬埔寨女人。她在三十岁的时候双目失明。她非常平静地说:这,就是合理。

因为她的前半生里面，已经看得太多。她不想再看见更多了。

如果我们随时看见，又随时忘记，和失明的人还有什么区别？

万事万物，它先天就动人。它的发生与结局，既不可知，又步步连接、胁迫着真实的性命。

常常，一个人“看”到的事物，并不能进入他的思想。

如果，我们有意识地注视，并且让眼睛里面所见的一切都停顿下来，在心里把它们分离，假如愉快、疼痛，它们各自站向一方，我们会发现什么？

下面这些文字，记录了我有记忆的某一个年代中，亲眼看见的各类疼痛。

有些东西是能碰的，有些现在还不敢碰。我只记录了我本身以外，各种方式的、肉体与精神的疼痛。

我想说明的是：我的外在经历，在同时代人当中毫无特殊。我甚至没做过一天的记者、律师、法医、巡警、外科护士、心理医生……

一个不想远足，连自行车也不会骑的人，我的眼睛并没有特别地去看，不可能比同时代的人有更多的目光。但是，它已经见到了这么多。疼痛，它天然地含在所有的生命之中，随时可能被启动。

对于我个人，它只是残存了个别记忆的童年，以及不读书的中学时代。

目 录

前言：我看到的疼痛 1

六十年代

炉灰里的鬼 六十年代初	长春	3
因为饥饿 一九六二年春	长春	7
棺材文具盒 一九六二——一九六五年	长春	11
你妈死了 一九六五年秋	长春	16
家里有解放军 一九六五——一九六七年	长春	21
凉席上的白傻子 一九六六年夏	长春	25
第一次看见死人 一九六六年秋	长春	29
我们怕机关枪 一九六七年夏	长春	33
没有生命的人 一九六七年夏	长春	37
白饿匍匐在地上 一九六七年秋	长春	41
危险的年龄 一九六八年夏——一九六九年春	长春	46

粉人儿	一九六九年	长春	50
珍儿的眉毛没了	一九六九年春	长春	55
吃了一顿鸡饲料	一九六九年春	长春	60
我们要吃苦	一九六九年夏	长春	64
撞向火车的人	一九六九年春	长春郊区	69
假装昏倒	一九六九年秋	长春	73

七十年代

雷劈了男人之后	一九七〇年	吉林省农安县	79
失火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	吉林省农安县	83
怀疑纵火	一九七〇年五月	吉林省农安县	89
为一块烟色布过冰河	一九七一年	吉林省农安县	93
孩子没了半边脸	一九七一年秋	吉林省农安县	97
第一次吃酒席	一九七四年春	吉林省九台县	102
地主的女儿	一九七七年春—秋	吉林省九台县	106
苞子打了庄稼	一九七四年夏	吉林省九台县	111
投水	一九七四年夏	吉林省九台县	115
刺字	一九七四年冬	吉林省九台县	119
在敬老院	一九七四年秋	吉林省九台县	124
在暴风雪中乘车	一九七四年冬	吉林省九台县	129
她说被迫害了	一九七六年冬	吉林省九台县	133
在城里过年	一九七六年冬	长春	137
弟弟在毛驴上	一九七八年四月	长春郊区	141
幸亏我没看见	一九七九年国庆期间	长春	145

八十年代

窥视者风波	一九八一年秋	长春	151
外乡人醉在雪中	一九八三年冬	长春	156
港币变成了废报纸	一九八五年夏	深圳	160
吉它手	一九八五年夏	深圳	165

逃港	一九八五年夏	深圳	170
木桩上绑了一个孩子	一九八五年夏	深圳	175
丢了一口袋蚕蛹	一九八五年秋	深圳	180
没有了眼睛的士兵	一九八五年秋	深圳	184
找不到一个人	一九八六年春	深圳	187
罪过压人	一九八七年夏	长春	191
占住了秋千的老太太	一九八八年秋	深圳	195
一个人疯了	一九八九年春节前夕	深圳	198
给一个孩子洗手	一九八九年五月	北京	203
醉酒	一九八九年冬	深圳	207
踢香港人	一九八九年冬	深圳南头	211
九十年代			
雪天看生病的朋友	一九九一年一月	北京	219
从我手里拿走了三张纸的人	一九九二年	深圳	223
吊打一个人	一九九二年秋	深圳	227
没有知觉	一九九三年	深圳	231
去听另类音乐的路上	一九九三年秋	深圳	235
与外国人纠纷	一九九三年冬	北京	239
短促	一九九五年秋	深圳	243
街上负重物者	一九九四年秋	深圳	248
告状	一九九五年	深圳	252
泪如雨下	一九九五年夏	深圳	256
写诗的行李生	一九九六年春	深圳	260
爬在街上的人	一九九七年二月五日	深圳	264
一个农民长大了	一九九五—一九九七年	长春	268
活着的底线	一九九七年	深圳	273
在餐车上	一九九七年夏	由福州至广州	277

六十年 代

六十年代初,中国发生了大面积的饥荒。六十年代中期起,中国开始了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炉灰里的鬼

六十年代初 长春

我小的时候，城市还相当荒凉，城里有许多空旷的地方。

人行道上经常生着很高的草。夜里，在有轨电车那种特殊的汽笛声里入睡。那时候不是睡在床上，我睡在日本式的拉门儿里，拉上纸门儿，什么光亮也透不进来。

我们住的那一带，在四十年代是日本人的主要居住区。我姥爷曾经在一所叫大和通的日本小学里教学。听说，他的日语、网球、风琴、油画，都很出色，后来有他的学生回忆过。他关上门给学生朗诵岳飞的《满江红》。

据说，我家的正门口，以前是一个很大的坑。住在附近的人往

那儿倒垃圾和炉灰。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坑已经平了。我读小学以后，那上面建了一座木材厂。一九九五年再到那个原址，看见的是非常密集的楼房。

不知道从哪儿听说，那坑里面有鬼。可能是在炉灰里捡煤核的人们说出来的。听说他们捡到过人的大腿骨。捡煤核的人什么都不在乎。他们挖出来半件黄大衣，抖落着说：这衣裳还有魂儿呢！意思是还能穿。

我记得下了一场大的雪。扬起头就看见漫天开花。我记得手冻得麻酥酥的。孩子们都出了门，在胡同里滚雪球。有两个在坑里捡煤核的孩子像耗子一样又跳又叫。

他们捡到了什么？有人带头撒下雪球，向着坑的深处跑。那个坑，我们很少敢进去。人多壮胆，所有的孩子都跑过去了。

一个孩子的手里，拿了一枚徽章。好像有各种色彩的条纹，好像还有锈。徽章上有一条很鲜明的蓝色。在“棉猴”上，把它蹭几下，越蹭越鲜亮。我也在雪和灰里边抓，很快我找到一只带布的扣子，金属的，拿在手上有着相当的份量。稍微一用力，它就从烂布片儿上脱落下来。

捡煤核的孩子，有工具，是用铁丝扭出来的勾子。用它使劲刨，下面不是炉灰，是土。

一个锅炉工推着一车热腾腾的炉灰跑过来，跑到最快，猛然松手，车就一直前冲，最后扑倒，栽在新雪上。我闻到煤渣刚出炉的温臭味。锅炉工朝我们吹了一声尖哨。他喊：日本鬼子钻出来了！

他的脸上全是煤灰，牙和眼白的部分奇亮。有孩子说：我看你才像个鬼！

我们不理他，继续挖。在雪沫和炉灰下面，我捡到了一个硬的东西，拿在手上，我禁不住喊：带人的！

我不停地在身上擦它。那是一个徽章，我能记得非常清楚，徽

章不大,长方形,中间凸起一个头像,是侧面。有一撮胡子翘着。抽出手来细摸,那胡子很突出,很高。大家都过来摸。

突然,一个女孩子像扎针那么叫:有鬼!鬼的头发!

我看见她飞快地甩着两只手,她吓麻爪儿了。然后,我恍惚看见一团东西,乱腾腾的,纠缠着,也许是头发。

后来我只记得一片尖叫和逃窜。心,上冲下撞。在冬天的傍晚,在那种恍恍惚惚、黄紫交加的日光里跑。煤渣坑被我们踢起一串雪烟。脚刚落在胡同里,一个男孩又像踩着鬼一样嚎。他说鬼头发还贴在棉鞋底上。他在马路上蹿跳,甩下一个大雪疙瘩。再回头看那煤渣坑,浮起半个足球场大的一层死雾。刚刚被我们翻刨的窟窿,升起大地内部的热气。有一个孩子说,他爸爸说过这地方以前埋过日本小鬼子。有人马上接过话,说那热气好像小鬼子在喘气。雪人也不堆了,孩子们都吓得逃回了家。

不知道那些孩子都捡到了什么,听说里面埋了日本鬼子,不知道是不是都扔了?我的徽章还在。我舍不得扔了它,因为上面还有一个人像,我不相信它是鬼的东西。

我把它给母亲看,她居然也惊奇。她说:这是列宁呀!那坑里还埋了苏联红军吗?我问,什么是红军?我姥姥说:老毛子!

天气好的时候,我到外面去。我告诉别的孩子,我找到的那个章上的人是列宁。列宁这个名字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个好人。我还告诉他们那坑里还埋过毛子鬼呢。说了,我们就更加害怕。有人说,看见那鬼头发是黄的,有人却还坚持是黑的。

母亲说根本没鬼。她说十几年前那坑里可能埋过死人,也许只是把军用品埋在那儿,就是所说的“衣冠冢”。

我姥姥讲起日本鬼子投降,日本女人、孩子嚎哭,老百姓围打他们的场面,全部解恨并绘声绘色。我好像看见掩埋队的人戴着大号口罩,匆忙地拨开土,匆忙地埋尸,死人的衣裳,不分敌友,全部埋在坑里。

那个煤渣坑我再也没敢进去。冬天，家家往那上面倒炉灰，它四处喷放着新炉渣的热气，像活动期的火山。

列宁的徽章我一直保留到“文革”前一年。后来不见了。

因为饥饿

一九六二年春 长春

那一年，我家胡同两边的榆树凡是人手能摸得到的地方，皮都被剥光了，像露着半截白骨。春天，缀满树梢的榆树钱儿，比滑溜溜的榆树皮更好吃。仰起头，我经常能看见大榆树尖上像小猴儿一样窜来窜去的孩子。

那一年，我只能记住两件事：一个是叫斧头的孩子被豁了肚子。另一个是我们家里也有了一只小秤，正红色的秤盘。

斧头豁破了肚子的事儿，在我印象中只是一些片断。名叫斧头的孩子，从那么高的大榆树上摔下来，竟然没有多大的响声，也没看见血如泉涌。

我不知道那天是阴是晴，印象里童年的傍晚永远是晴的，我永远都趴在收音机前面。我在那一年的秋天上学，榆树生了榆树钱儿的时候，我还是学龄前。我能记得我的手，正极熟练地旋转着我们家那台电子管收音机的旋钮。我在找“小喇叭”节目。突然窗外发出——声闷响。

那声音的特殊，我一直能回忆起来。就像一个很沉的麻袋扑通掉在地上。先是很闷，闷响以后，有很短促空洞的顿挫声。放收音机的桌子紧靠着窗，窗外是一排大榆树和比大人稍矮一点的木栅栏。特殊的响声之后，家里立刻暗了很多。有许多榆树钱儿像下雪一样从树上落下来。

我看见窗外的木栅栏上出现了一团黑东西。有一只下垂的人手倒挂着，正一下一下抽动。我离它那么近，连几只手指头都看见了，精瘦漆黑。我当时一定很害怕。在记忆里我是退到了很远，可能是靠在了日式房子的纸拉门上，然后，才看清树上倒挂着的是一个男孩，头和手脚都朝下。

有一段短暂的空白，嚎叫声才突然开始。那嚎叫是真正的凄厉。我记得我拼命往门外跑，非常非常害怕，一直退到了大门口。不知道为了什么，我们家门那儿放了一些拦围墙的铁蒺藜。我跑得太慌张，把膝盖划破了，现在还留着疤。出了大门，我看见了那倒挂在木栅栏上的孩子弯曲的瘦腰。这时候，有一只口袋从树上直落下来，也落在木栅栏上。口袋上面有两个洗退了色的淡红的字：“面粉”。那袋子张开了口，落出一团团嫩绿的榆树钱儿。

树上有孩子变了声地喊：豁肚子啦！斧头的肚子豁啦！

榆树枝儿们疯子一样摇动。有几个孩子飞快地用腿夹着树干往下窜，然后蹬着木栅栏跳到地上。

当时我家里没有大人，胡同里也没有大人。那些年的胡同里，总是很空旷。我记得下过雨以后，我很喜欢在胡同里走，满胡同都

跑着榆树内部美好的甜味。

靠着木栅栏的门，我看见了血！刚跳下树的一个孩子站在地上，着着斧头，大声地哭。又一个孩子从我面前跑过去，可能是去喊大人。

我没认出来倒挂着的孩子就是住在前街的斧头。他可能比我大一两岁。平常就是最顽皮的。

我看见了斧头的脸，那上面只有一张大嘴。大嘴里灌满了嚎叫。血流得并不快，像几条红细的小蛇，慢慢地绕着弯，顺着多年失修的木栅栏往地上爬。树的青甜味，在那个下午比任何时候都大。

叫斧头的孩子后来不嚎了，有一只胳膊沉甸甸地扑落下来，像脱光了皮又风干了的死枝。胳膊打落了面粉口袋。好像有人围过来了。

这以后，我已经跑到了电影发行公司的后院里。那儿距离大榆树有二三十米。院子里经常竖立着过期了的大块电影广告牌。我不记得我躲了多久。

一个戴白帽子的小脚老太太跑过来，我认识那是斧头卖冰棍的母亲。那年代卖冰棍的人头上都戴一顶白帽子。当时，我们胡同里有不少小脚的老太太。斧头母亲的一双小脚跑得像捣蒜一样。她肯定是一边跑一边嚎哭。但是我不记得她哭的任何细节了。我只记得榆树钱儿四下里飞。斧子看见了他卖冰棍的妈，更加使劲地嚎：疼啊，妈！

围在胡同里的人马上给斧头妈让开了路。好像那么些大人，都没有办法，谁也不敢碰斧头。他们全都重复一句话：哎呀，咋能把孩子卸下来？咋能把孩子卸下来？

再后来，穿白大褂的医生背着白木箱子跑来了。

胡同里乱得全是人。来了一些我不认识的孩子，在人们的腿缝下面钻来钻去，往口袋里接着新落的榆树钱儿。

再听见斧头喊叫的时候，他已经盖着蓝花棉被躺在一辆手推